



老小,老小

□周愆

一放暑假,太阳就铆足了劲地喷火,把开江地界整得金绽火艳。在这热辣滚烫的火山里,我坚守着陪伴母亲的主阵地,饮食起居、情绪安抚、安全管理一条龙服务,日日行,日日做,孩子与母亲的角色不断转换,“老小,老小”的俗语不断在耳边回响,俨然成为暑假生活的主旋律!

母亲今年88岁,患老年痴呆近十年,幸运的是四个子女轮流赡养,个个悉心照料,所以她的痴呆症状没有进一步加重,但衰老的速度一点儿也没有慢下来。她后脑勺那一撮执拗的青丝不知何时蜕变为灰白,先前勉强直立的门牙如今东倒西歪,撑开褶皱垂叠的面皮,褐白相间的条纹清晰可见,松弛的肚皮皱纹交错,一如鲑鱼肚皮上松软的鳞纹,让我立马想起“鸡皮鹤发”这个词。不过,耄耋之年的母亲哪有心思关注自己的外形,简单的生活早已把她变得心思单纯,越发像天真无邪的小孩子。

母亲有两怕。一怕天黑,我们带着她在外玩耍或办事,一到傍晚,母亲就会一遍又一遍地催促:“赶快回去,不然天黑了找不到回家的路。”二怕下雨,只要下雨,她是无论如何不愿走出家门的,如果途中遇雨,她会着急地说:“赶快回家,不然难得走拢屋了。”可见家的安全感在她心中是多么重要!

母亲晚上睡觉得有人陪着,否则安不了心,定不下神。一到睡觉的时候,只要身边没人,她就不停地躺下、起来,起来、躺下,反反复复,或者不断地将家里每一扇门开了关、关了开,要么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在屋里走来走去。她严重耳背,对我们的告诫几乎充耳不闻,完全进入我行我素的境界(因为深夜怕扰民,我们的声音不可能太大),搅得一家人不得安眠,精疲力尽。后来慢慢摸着门道,一到睡觉时间,我便跟她同步躺在床上,她立马像一个得到安抚的孩子,乖乖地一声不响、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位置上安然入睡。

清早起床,有时母亲还熟睡着,皱纹密布的脸充满恬静,我忍不住去抚摸,她睁开眼睛看着我,露出清晨的第一缕笑容,那是安全感十足的单纯可爱的笑,此刻她是孩子,我是母亲。我附在她耳边说:“我去做早饭,你慢慢

起床哈。”她温顺地点点头。

早饭后,我陪着母亲在花木葱茏的小区里散步,母亲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,习惯性地牵我的手或挽我的胳膊,我们走走停停,听鸟叫,吹清风,十分惬意。小区里亦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,女的居多,她们或坐或走,有的三三两两同行,有的拄着拐杖,有的坐着轮椅,也许是常住的原因,熟门熟路,几乎没人陪伴。她们见我老是牵着母亲的手,便问起母亲的年纪,赞不绝口:“都88岁了,腿脚还这么利索,精神好喔!”我立马大声说给她听,母亲像个被夸的小学生,美滋滋地笑了。

散完步回到家里,我开始书法练习。母亲当了一辈子老师,潜意识里把我的习字当作正儿八经的学习,绝不打扰。习字期间,她百无聊赖,一会儿去翻翻书,尽管啥也看不清楚,一会儿坐在窗前看外面的动静,一会儿走过来看我写字,一会儿在屋里转来转去,欲言又止,生怕打扰我,偶有一声长长的叹息。我的笔没有停,思虑却悄然而起:老人最怕的是无人回应的孤独吧!无论是谁,都逃不掉孤独终老的命运啊!

周末,忙碌一周的女儿女婿回家吃饭,饭后坐在客厅里吹空调、玩手机,我独自在厨房收拾打扫。母亲急忙走到我身后打扇,她默默地为我扇着,我心里暖暖的,说:“还是妈妈心疼我,体谅我,专门为我打扇。”母亲嘟着嘴,满脸的不高兴:“他们以后不老!”这句反话把我逗笑了。这一刻,母亲还是母亲,我仍然是孩子。

母亲见到重外孙的时候特别开心,老是去逗弄他,要么“咯咯咯”地发出响声吸引重外孙注意,要么伸出手牵着他走路,还不知高低地试图抱起来。这一老一小凑在一堆,外貌上真是天差地别:外孙小脸圆润、皮肤粉嫩、眼睛清亮;母亲皱纹裹面、形容枯槁、目光浑浊。但是他们天真的表情、简单的举止都颇为相似,“老小,老小”的诠释不言而喻。

这个暑假,我一边见证着小外孙的成长,一边陪伴着老母亲的日常。母亲的返老还童一度改变了我的作息规律,我在劳累中摸索,在焦躁中调节,在日常中感悟,真真切切地累并快乐着,不知不觉消减了烈日的酷热。心中有爱,清风自来,不是吗?

参军记

□熊治国

“小熊,多大岁数啦?”
“十八岁啦。”
“想当兵不?”
“想,也不想。”
……

白驹过隙,往事如烟。弹指一挥间,离开部队近五十年了。然而,当年参军的情景,仿佛就在昨天。

那是1974年岁末,已在平昌县委当了近三年通信员的我,给时任县委副书记、人民武装部张政委送机要文件。彼时,张政委在城郊粮站仓库的大坝子主持冬季征兵工作。

于是,便有了前面的对话。

想,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,当兵是适龄青年的普遍向往,也是跳出“农门”,寻求一个“光明前景”的最佳途径;也不想,是因为我初中尚未毕业,就被遴选到县委当通信员,主要任务就是送信,给县委机关各部、委、室分发报纸,为县委主要领导做点勤务琐事,生活和工作环境相对不错。

在那个年代,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尚且不易,遑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可以说,命运对我特别眷顾,跳出“农门”即是天花板。

所以,当张政委再问我“到底是想,还是不想当兵”时,我果断地回答:“不想。”

或许正是这句“不想”,激起了老政委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“不行,你得去。我十七岁的时候,就已经是机枪班班长了。打辽沈战役的时候,冰天雪地里,掩护战友抢敌人空投的食品,为抢一口炒面,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。你十七岁就开始享清福了,那可不成。何况部队是一座大熔炉,正好把你贪图安逸的杂念冶炼掉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,就由不得我了。只好退而求其次,问张政委,“今年是南京部队还是成都部队来征兵?”因为在我心目中,南方部队的条件一般都不会差。

“是新疆部队,要不是边疆条件艰苦,我还会让你去呢!”张政委不容置疑地说,并叫来接兵部队的易团长,指着我说,“把这个娃娃带去当兵。”

接下来的操作就简单了。

填写《应征青年体检表》,量身高、称体重、辨色盲、查龋齿……最后是政审,根红苗正,自然顺利过关。

过完1975年元旦,我和新兵团的战友们,换上草绿色军装,坐上草绿色解放牌汽车,在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的引领下,“向前,向前,向前……”向着祖国的西北边陲奔去!

踏莎行·山乡初夏晨

红日出林,青秧缀露,炊烟袅袅随风舞。
圆荷相倚水蛙多,更闻啼鸟长相语。
屋后翠微,屋前花树,檐间燕子常倾诉。
弱肩扛锄手提篮,阿婆蹒跚田间路。

减兰·牵牛花

绿帘垂瀑,攀上铁栏朝与暮。唢呐轻吹,鸟语声中晓色围。
风来欲住,却把裙罗牵起舞。伫立花前,认取晨光一刻间。

永遇乐·夏日晨

园树蝉鸣,岭烟初散。风牵残缕,带雀回还。沉枝颤处,人语惊几许。重楼隙外,南山峰侧,遥见晴空流渚。趁晨凉、炎曦未炽,且伫看云堆絮。
忽焉思起,故园清晓,别样野情晨趣。碧泛荷塘,露垂瓜蔓,禾叶摇新雨。竹篮轻挽,青蔬盈把,偶有蝶翻娇舞。更聆得、风敲庭院,数声鸟语。

词三首

□郎英